■于友善

于友善，南京艺术学院教授，硕士生导师。1982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，1989年获该院中国画专业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。曾任无锡市文艺创作组创作员，无锡市工艺美术技工学校教师，现任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。

# 廿年回想

■于友善

上大二时，开设写意花鸟，由大羽老师教课。说起来，我们当年那一茬学生很是幸运，专业课都由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教授；素描课是马成镳老师——潇洒而持重；山水课是张文俊老师——淳厚而刚直；人物课是沈涛老师——温淳而天真；而大羽老师，让人感怀更多；仁和亲切又不乏犀利爽辣。

时隔二十余年，回想起来，老先生们可敬可亲的风范竟然如此清晰，一如昨日。

八点开课，我们一班人早早来到教室。斟上一大砚清水，轮番磨砚，煞是得意。裁纸、挤颜料，将四张课桌拼成一大画案，铺上毡子，随后纷纷守在案边，那劲头有如儿时看露天电影，天色未暗便抢占位置一般。走进教室，大羽老师先环视我们十个同学，叫每人自报姓名和原籍。得知有些同学的祖、父辈是江苏画坛逝世的同仁，很是自然的叮咛的口气和神色便不一样。

大羽老师个头不高，上课话不多。走到案前，先是双手捧腹置于案沿，舒坦妥帖后，从兜里掏出鼻烟，左鼻孔一吸，右鼻孔一吸，随手拈笔蘸墨，缓缓地勾画点染开来。间歇地停笔讲解画面中地穿插、大小、浓淡、干湿等。偶尔画到一半，揉搓一下他那又大又厚地鼻头，诡谲地一笑问大家：“你们看，这是画的什么？石头？荷叶？芭蕉？”通常很难猜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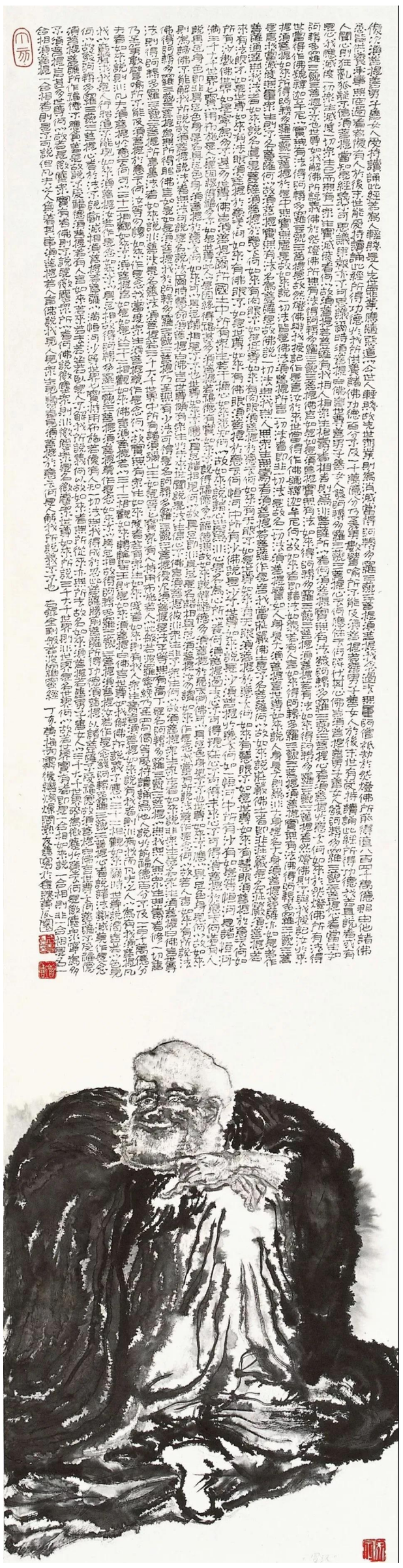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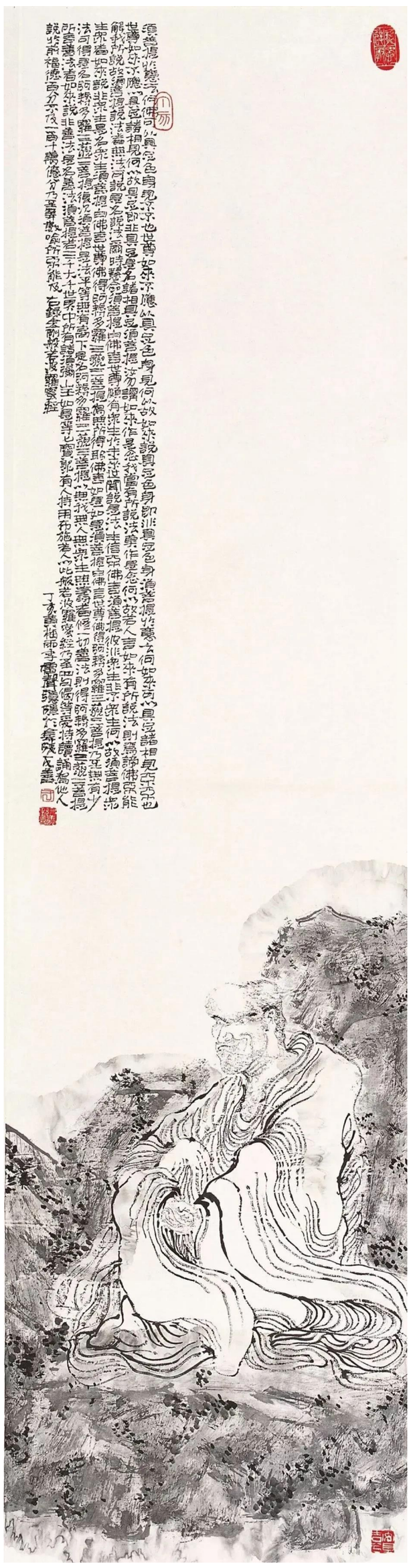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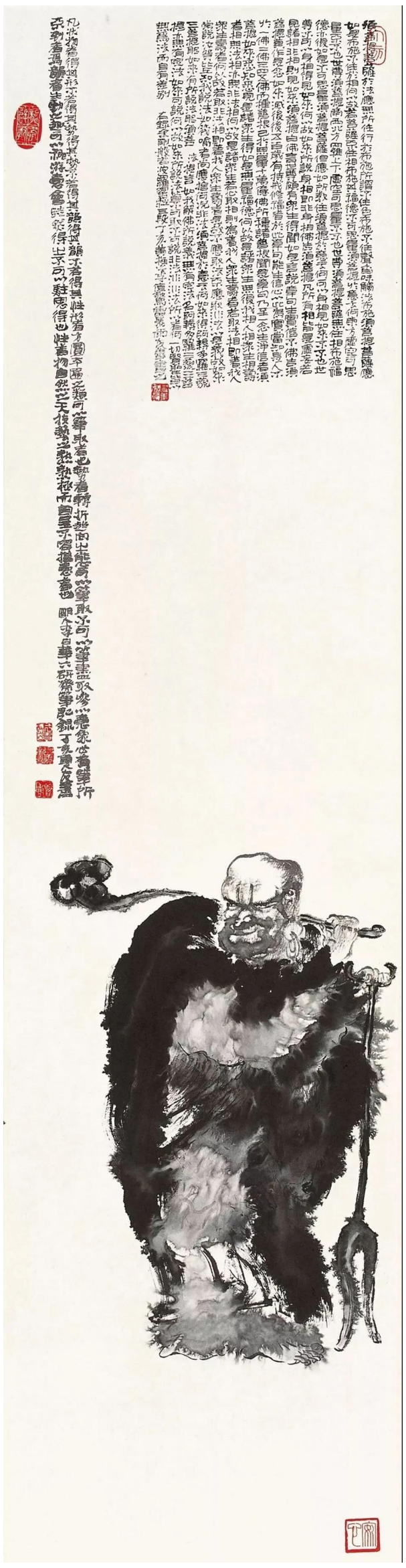
看大羽老师作画，很舒畅。信笔走去、肯定、直截，绝少添添补补。记得很清楚，当时他曾讲过不管是丝笔还是勾线，也不管是蘸色还是舔墨，“笔尖笔腰在盘子里不要调太匀，浓淡深浅要自然。”这个提示，给大家启发很大。在后来的笔墨实践中，不论是画人物、山水，还是花鸟，这句话受用至今。

大约在课程结束后两个月，大羽老师在省美术馆办个展。我们发觉，展览的绝大部分画作都是在给我们上课时的示范作品。连续几个星期，大羽老师几乎天天在课堂上要画三、四幅，有四尺三开的，有对开的，也有四尺整开的。要知道，当时他已经是七十的老人了。我们今天也走进课堂教授，虽说有时也会当堂示范，说实在，论劲头，论锐气，远不如当年的大羽老师。

有一件事情，如今想来仍觉颇有意味，单元课程行将结束时，大羽老师提出要给我们全班每人写一幅字，大家都很高兴。一律四尺三开，书写内容各异，有“痴思长绳系日”，有“用志不分，乃凝于神”，有“天道酬勤”等云云，大抵是古代先哲勉励进取的话语。给我写的是“破鳖千里”，大篆，看着很过瘾。当大羽老师给我解释道：

“这是引自《淮南子 · 说林训》里的‘硅步不前，破鳖千里’，比喻只要坚持不懈，即使条件再差，最终也能取得成就。”

随即课间休息，大羽老师要和我们打羽毛球，在美术系楼前的水泥地上，我当时穿着塑料底地鞋子，挺滑，既要尽力将每个球送到他最顺手地位置，又要照应好回过来的不同角度很难接的球，不留意脚下一滑，脚脖子崴了，马上肿了，红了，疼了——真应了几分钟前的“破”。

……

大羽老师走了，走在他老人家九十春秋画展的开幕和闭幕之间，让人揪心。